

柯 灵 著：

市樓獨唱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上海書店印行



雜文叢書

列車編

第二種

柯靈著

市樓獨唱

北社印行

复 印 说 明

《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》辑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社团、流派、著名作家的流传较为稀少的著作,以及作家传记、作品评论、文学论争集等,依原样复印,供研究者参考。

《市楼独唱》杂文集,是作者在“孤岛”恶劣的环境中,在文化战线上进行斗争的记录。据北社1940年11月初版影印。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市 楼 独 唱

柯 灵 著

上 海 书 店 印 行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青浦朱家角彩印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 1/2

1984年9月第一版 1984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J 91.1 定价 0.50 元

前記

我們寄生在這樣的地方：名曰「孤島」，其實不過是「失地」的別稱，糜爛而恐怖，所過的已經是半奴隸式的生活了。然而恥於低首，不甘噤默，有些憤激和感觸，禁不住要吶喊幾聲，表示抗議。這就是我的一些雜文的由來。

正如夢魘時的掙扎呼喚，這樣的文字，如果還有些戰鬥的意味，那力量是也極其薄弱的了。——在現代最新式的殺人武器之前，一支筆能算什麼呢！殉難者的血跡，早已灑遍洋場，侵略者不必說，「和平」主義的手鎗炸彈，也決不因爲我們徒手而加以原諒的。其所以明知無力，還不憚以文字來回敬幾手者，不過想在奴氣瀰漫之中，增加些生人氣息，一面也給鬥士減少一點寂寞而已。

三年駁駁的過去了，抗戰日即於勝利，而「孤島」卻日墮於逆境。靠了這方法，我總算支撐了自己的靈魂，使它還能在窒息中透氣。但在鬥士的眼底，這恐怕不過是一條乏蟲的變相罷？那自然也沒有辦法。現在將這類文字的一部份，編印起來，送到讀者面前，卻還別有一點用意：要在綁架暗殺的夾縫裏，保存幾分此時此地的中國人的心聲。是非得失，我都由它去。

祇有一點，要在這裏說一說的，就是兩年以來，大小總管對於我的鞭打和擠軋，有人至於比我爲汪精衛和張伯倫，要我負責賣國與妥協之責；這拉扯使我失笑，奇怪他們的頭腦爲什麼那麼別緻，但一面也就在有些文字裏留下了牢騷。中國誠然是「把人不當人」的地方，隨便指人爲漢奸國賊，都不算希奇，也不必負責。上海的文壇，其實還算乾淨的，「落水」的不過是幾個早已無藥可救的「爛料」。倒是我們同一營壘的人物，直到今天，對於不大投機的戰友，還在耍着祖傳的含血噴人的把戲，捏造些事實，暗暗的散布開去，有時簡直說得眉飛色舞，

整整有據，使被誣者大倒其霉；彷彿這也可以增加他們的光榮與驕傲。但我看這種行為，倒是不但有害抗戰，且大背于爲人的道德——無論新舊——的。

我自己知道，我並不比別人勇敢，然而也並不特別卑怯的。浮沈於血泊之中，決不想超然登天。凡所議論，也都不脫這類庸夫的淺見。全集所收，類多寫於一九三九年；其中祇有極少的幾篇，還是一九三八年的作品，因爲內容有些衝撞着幾位總管，爲求息事寧人起見，從橫眉集裏剔出的。現在一併留着，算是我全部的供狀。它們都曾闖過禍，引得大晚報剪影諸公，由四位大將聯名，擺成陣勢，排日對我猛攻。使他們這麼不平的原因，讀者祇要看看自由談一文，就可以知道，因爲它恰巧碰痛了他們。——但究竟誰應該被指摘呢？那四位把我罵倒以後，彷彿早已聰明智慧，封筆大吉，絕口不談時事，祇剩着我的被剝過皮的理論了；那麼，答案也還是留給讀者去做罷。

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六日，柯靈記。

目錄

市樓獨唱	九
一 獨唱開場	九
二 聞歌有感	十一
三 西憲世界	十三
四 少年中國	十五
五 坐車偶感	十八
六 散步小記	二〇
七 高論一例	二十三

八	佳話拾零	二十六
	「自由」談	二十九
	新春兩願	三十三
	有懷	三十七
	關於「斗室漫步」	四十一
	文藝大衆化雜談	四十六
	「魯迅日記」	四十九
	無聲的上海	五十三
	從孔乙己說開去	五十六
	烽火兩年	六〇
	我要控訴	六十四
	生死	六十八

死的哀憐	七十一
藥	七十三
「幻想太大」	七十九
文人與妓女	八十二
爲了祖國	八十五
鐵像	八十八
樂禍篇	九〇
鬼混哲學	九十四
觀世偶得	九十六
唱老調	九十八
「代郵」	一〇一

市樓獨唱

一 獨唱開場

兩年來我糟蹋過許多筆墨。因為生活的貧乏，使我唱不出雄壯的歌聲，目有所憾，心有所感，也無非「斗室漫步」之流，是足不出戶的東西。

有一位影評人曾經對我大加諷嘲，說道「俯仰天地，徘徊斗室」，不過是一種裝出來的「可憐相」，因此他毫不客氣，要將我「碰痛」了。這位先生在淞滬戰爭行將告一段落之際，曾到離開戰線數十里的前方游歷過一星期，後來稱病返滬，又大寫其洋洋灑灑的「從軍雜憶」，自詡為迎接時代的海燕。這光榮的經

歷，自然比我悶氣得多。我咬緊牙關，雖然「碰痛」，祇好默然。

我因此明白：我們是生活在怎樣的血泊裏，倘使無法跳出這血泊，也就難免沾染着腥氣。

然而我想，身處「孤島」，心關祖國，雖然「可憐」，却非偽飾。斗室之間，也誠然不足供戰士的馳騁，還不如在大光明座上看看美國電影的能夠發揮議論；但這也並非桃源，房租奇昂，米價飛漲，即使關緊房門，眼睛望着天花板，也難於隔絕外面的世界的。

我並不安於斗室，以爲是此中重鎮，沾沾自喜。一點也不！我也神往於天壤之寬，河山之大，戰場之悲壯熱烈；不過囿於能力，沒法高飛，祇好仍然寫寫這樣的文字而已。

自然，這祇是一個大時代的小人物的微息。但祇要不是昂首天外的讀者，也許多少可以從這裡聽見一點現實的足音的罷。

一九三九，八，十。

二 聞歌有感

大概因為搬了家，獨居了的緣故罷，向來被都市的噪音麻木了的耳朵，忽然敏感起來。

在清晨或者夜靜之際，坐在寫字檯邊，鋪好紙，預備做一點事了。提起筆來，却常常爲一種樂聲和歌聲所打擾，結果往往祇好把筆重新放下。有時正在凝思或者動手，也因為這聲音無休無息地纏繞在耳邊，不得不停止工作。

我索性靠在椅背上，預備來欣賞這歌唱了。

但這是多麼奇怪的歌聲！照例是尖喉嚨的女音，怪聲怪氣，像是鄉婦哭靈，又像是野貓叫春，仔細聽去，却又什麼都不像。祇有一個感覺是真實的：刺耳，忽然羨慕鸚鵡的幸福。有時還有着男女的對唱，不自然的假嗓夾着嘶啞的沙聲，懶洋洋的隨口哼着，彷彿在替自己唱催眠曲。它們撩撥着你，使你煩躁，使你暴

跳，我們修煉了幾千年的一點祖傳的耐性，忽然一下子消失。而且，每天唱的幾乎都是這樣的調子。

上海的無線電播音！

我不知道這應當屬於人世的那一類聲音，然而有人喜歡。它幾乎是大街小巷，沿門挨戶的唱着；人們也無休無息，卜晝卜夜的聽着，連許多小孩子也都因此會唱。它不但「普及」，並且「深入」，不但風靡於今日，還要波延於將來。

我想，要說影響，這大約不能算小罷。

文藝大衆化，理論之後，已經有人繼以實踐，也看見過一些樣品了。改良文明戲，聽見過喊聲了，雖然一哄而起之後，接着的就是一哄而散。歌詠運動正在大踏步向山村和城鎮進行，代替了動員民衆的號角。可是上海的播音機裏的怪聲，大家似乎都「充耳不聞」。

我們怎麼樣來改造一下聽覺，讓它們多聽進去一點人世的聲音呢？自然，工

作是困難的，賣空不行。然而，上海也還是中國的土地，而且，這裏也還有着我們的音樂家罷。

我也真的要應用一次「口號文學」了——

救救耳朵！

八，十。

三 西崽世界

在上海，我們常常可以遇到這樣的一種漂亮人物，頭髮梳得光光的，臉孔雪白，也許擦着雪花膏，眉目清秀，皮鞋晶亮，單看頭部扣脚步，像是什麼公館裏的少爺；可是斜着的眼珠，不時向下掛着的嘴唇，却也分明的畫出了一點流氓相。這類人鍾着一種靈氣，那是聰明和伶俐。他們對人，有時出奇的謙卑，有時又出奇的驕傲，選擇對象，却總是目光尖銳，恰如其分。

這類人物最具體的典型，是西崽。

他們經驗多，見識廣，不但看見過無數高等華人，還正在接觸高過一切華人的西人，眼界高了，看不起一切，但終於還是奴隸。閩客上門，一脚剛跨進門檻，這里眼睛已經細成一條線，迎上去，Yes Yes，鞠躬如也。一遇到較為樸實的人們，嘴角就直掛下來，懶洋洋的站著，鼻孔代替着嘴唇，答話也忽然失掉了力氣。他們自己的階級大約屬於無產者，最輕蔑的却正是窮酸和寒儉。他們絕對崇拜金錢和權力；然而又看不起鄉愿，鄙之為「屈死」，因為這雖然有錢，見識却不如。

除却主子，他們自信是天地間最完美的人，然而生逢不辰，錯投了娘胎，因此很有些不平之氣。他們不調和的恭順和傲慢，揉合起來，正是一顆紫色的奴才的心。

但這也不過忘記自己是奴才而已。這意識澎漲開去，發揚起來，種在另一種大小政客的心裏，利之所趨，權之所在，就要忘記國籍，拜敵人為乾爺，自己是